



农村新故事丛书

卖马记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編者的話

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，是專門為廣大農村讀者編輯、出版的。

在我國農村，一向有講故事、聽故事的活动。有的地方，把这种活动，叫作“擺龍門陣”，有的地方，把这种活动，叫作“講古今”。但过去所講的故事，好的很少。很多故事宣揚了神仙鬼怪、入山得道、命运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；宣揚了讀書中举、衣錦荣归、升官發財等个人主义思想；宣揚了劍俠好汉，包打天下，才子佳人，悲欢离合等荒誕不經的奇事怪談。有的还夾雜着庸俗下流的情節，流露出不健康的情感。甚至大量散布了反动的階級調和論等。听了，不但得不到好处，还要受到它的毒害。

解放后，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光輝照耀下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方针指导下，在广大農村，“講新故事、听新故事”的活动，逐步得到开展。近几年来，随着文化革命的步步深入，群众对这方面的要求，較以往更为迫切和提高。因为，新故事，講的都是新社会的新人、新事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听了，可以受到階級教

育，受到社会主义教育，受到革命傳統教育，可以增加有益的知識。对提高階級覺悟，对鼓舞革命干劲，对培养共產主义道德品質，都有好处。

我們編輯、出版这套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的目的，就是想及时供給一些这方面的材料。这些材料，既可作为开展这一活动的底本，也可作为一般通俗文艺讀物來讀。

为了農村讀者講讀的方便，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里所选的作品，除了首先要求內容好，能起到用社会主义、共產主义思想教育群众的作用外，还要求尽力作到：故事生动，語言通俗，容易讀懂，适合講述。除此，我們还对一些生疏的字、詞，作了注音和必要的注解。并在每篇作品后面，附了一段簡要的“內容說明”，尽可能帮助讀者，來理解这篇作品的中心意思。

怎样能把《農村新故事叢書》編輯好、出版好、發行好，我們還沒經驗。希望能多多提出批評、建議和要求，从多方面給我們以支持和帮助。

目 录

卖馬記	李云鵬 (2)
街坊邻居	許若平 (14)
山东姑娘	李 禾 (38)



張 力

羅 明



卖 馬 記

李 云 鵬

这个故事发生在石村。

石村，过去是个一貧如洗的有名的佃戶村。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集体力量，奋发图强，从根本上改变了貧穷面貌。近几年来，一跃而为农业战线上的先进集体，成了人们追赶学习的榜样。单就牲畜來說，过去全村“沒一条驢子腿”，如今已是驢馬成群了。

故事是从石村出售两匹馬引起的。

自从上級党委向各个生产队发出“学石村，赶石村，超石村”的号召以来，一个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，便迅速开展了起来。在这一竞赛热潮中，呼声最高的要算石堡队。石堡队无形中成了石村队最强劲的对手，两个队都在暗暗地加劲

使力。但是，石堡队终究差着一筹——牲畜赶不上。石堡队的老支书张力同石村的支书罗明，都是当年一起扛过长工的老兄弟。有一次在公社开会，张力向罗明开玩笑地说：“兄弟，卖给我们两匹马吧！让我们骑着马赶一赶你们！”

一句玩笑话，竟成了石村党支部一次会议的中心议题。讨论结果：卖给石堡队两匹马。公社党委也支持。这件事在队委会和社员大会上，没有费多大事就通过了。

可是，在卖什么样的马和价钱问题上，却发生了争论。有些富裕中农说：“石堡的脚步快和我们并齐了，好马卖给他们，那是明着给人家的脚上加‘风火轮’！”这一少部分人主张把两匹岁口较大的次马卖给石堡。但是立即遭到了多数人，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反对。他们说：“只要有力量给所有的兄弟队都加一副‘风火轮’，让他们都快点跑进红旗队里边来，把集体事业办得更好一些，那不更好嘛！”这种意见很快就占了上风。于是，石村队选出两匹岁口轻、体壮的公马，决定卖给石堡队。并且在反复地争论后，价钱从最初有人提出每

匹馬一千六百元，議定为一千元。

石堡队的支书、队长带着几个经喂牲口的老行家相馬来了，他们真沒有想到，拉到他们面前的是两匹龙馬呢！一位跟随来相馬的老人激动地問：“真是这两匹嗎？”石村人說：“沒錯，是这两匹！”石堡人悄悄商量了一下，还没等石村人张口要价，张力就代表石堡出价了，他說：“馬是好馬，沒弹嫌的。干脆，两匹馬，两千四 百元。卖不？”出价竟比石村研究的售价每匹多了二百元。罗明說：“这价錢，不卖！”石堡队队长走近罗明，說：“你要个价嘛！这样好的馬出这价，是亏着你们一些。”“两千元。”“一匹？”“两匹！”张力笑着向平素爱开玩笑的罗明的背上搗（dǎo 读导）了一拳，說：“你这家伙！做买卖要价还开玩笑。”“誰开玩笑！两匹，两千元，社員大会通过的。”看着石村队支书那副认真的神态，石堡队支书相信了。他很感动地一一握过石村队干部的手，說：“好！定了。我算真正看到了石村人的风格！”双方商定第三天拉馬。

不料，第二天下午，石堡队队长接到了石村队

的一个电话：暫緩拉馬。也沒說出个原因；只說，还有些事情要商量。石堡队干部一合計，想是石村嫌价低了。事实上，那样好的两匹馬，就是每匹一千二百元，也是低了些。他们决定每匹再增价三、二百元。性急的石堡队支书张力，带着这个特別使命，连夜赶到石村議价。

这天晚上，石村队部的院子里，正在召开社員大会，烟气騰騰，人声嚷嚷。张力跨进队部門时，會議已近尾声了。一見他们开会，就想退出。罗明连忙招呼他坐下，并說：“你列席吧，与你有关。”张力一听，果真是在討論馬价。只見他揚了下手臂，沒待罗明“批准”，就发言了，他說：“不用大家費時間了，馬价是低了。你们卖給我們馬，就是很大的支援，我们也不能让你们吃亏，还是每匹一千二百元吧！”张力刚一說完，滿屋里忽然騰起一阵笑声。张力不解地說：“嫌低，咱们还可以商量嘛！”接着张力的话尾巴，地当心站起了一位披着老羊皮袄的六十多岁的老人——石村的貧下中农組长田大爷。他笑着說：“张家侄子，你把話說到偏半个去了！我们是嫌馬价高，正在討論降价呢！”

“降价？”张力不解地瞅着罗明。罗明懂得张力詢問的眼光，他没有回答，却轉身問大家說：“刚才大多数人提的价，我看合适。我们好一些的队，有义务扶持兄弟队。那个价，大家同意嗎？”絕大多数人表示贊同。但黑角落里，也有少数人用大衣裹着头悶声不响。罗明觉察到了，就問他们：“你们总要表示个意見吧？”一个衔着①紙烟的中年人，用沉浊的声气回答道：“我们随大流！”罗明說了声：“好！”，轉向张力說：“两匹，一千六百元，明天准时拉走。”张力这才似乎明白了。他站起来，朝人伙里挤了挤，向大家說：“你们卖給我們馬，我们石堡人就够感激了，再不能叫你们吃亏。說句老实话，我们还研究給你们每匹一千四百元呢！你们的心我们領了，照你们說的第一次价，每匹一千元，我们拉；再低，我们不要！”罗明大笑着拉张力坐下，說：“世上哪里还有这样买东西的，便宜价不要，要貴的！”田大爷也站起来，說：“每匹八百元，再高，我们也不卖！”张力也学着罗明的語調，笑着說：“世上哪里还有这样卖

①衔(xián讀咸)——用嘴含，用嘴叼的意思。

东西的，大价不卖，贱价卖！”罗明正要答话，田大爷又抢先说了：“说老实话，张家侄子！咱卖这两匹马，不为着和你们做买卖；咱们一条道儿上奔的人，不兴讨价还价这一套。削价，这是我们贫下中农一致提出的，你可要听咱贫下中农的话啊！”

“对！要听我们贫下中农的话啊！”许多声音都在响应。石堡队支书激动得握握这个人的手，又拍拍那个人的肩，半晌，才重复了他相马时说的那句话：“我算真正看到了石村人的风格！”凭主人费多少唇舌挽留，兴奋的石堡队支书还是不愿留宿，他连夜赶回石堡去了。

可是，还没等高兴的石堡队人从槽头把马牵走，石村人又“变卦”了。究竟是为着什么又要“变卦”呢？

说来真巧。那晚开罢社员大会，田大爷回到家，正好他那在人民银行营业所工作的外甥从公社来了。他从外甥口里得知，石堡队为了买这两匹马，向营业所贷了八百元贷款。他猛然想起，今年石堡的夏田遭冰雹打了，手头定然紧一些。这使得老人怎么也不能睡安稳了。他马上到罗支书和一些贫下中农家里去串门子。不大一会，一个贫下中农

会在这深夜的石村又召开了。田大爷有些激动，他語音顫顫^①地說：“咱貧下中农自来是交手连心的兄弟，一家有难处，大家帮扶。想过去，有的穷兄弟吃飯断頓了，就是扎起自个儿的半截肠子，也要給穷兄弟省俭出些吃食来。如今我们富裕了，就能不关心隔墙邻院的兄弟了嗎？……石堡比起我们石村来是穷队，今年他们夏田又遭冰雹打了，我们理应帮助。如今他们向国家貸款买馬，我想，国家的貸款还可以用到更要紧的地方。我提議，让石堡村秋后付款吧，他们秋后还困难，就以后分期給我們付款！”这提議被順利地通过了。散会后，罗明激动地說：

“大爷，你的提議很对，你比我们想的到家呵！”

这个新的意見，拿到社員大会上討論时，不是沒有爭論的。一个富裕中农挖苦地說：“石堡队是咱的姑舅么？两降价，还要緩期付款！干脆送了吧，反正是几个人的光荣！”这声音，馬上被另一种声音压下去了。田大爷严正地指出：“要說亲，咱階級兄弟比什么都亲呢！这不是那几个人的光荣，是咱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光荣！我们不是为了光荣才

^①顫（zhàn讀战）——发抖或者哆嗦的意思。

降价和緩期付款，我們石村隊和石堡隊，都是社會主義大船上的鐵纜（lǎn 讀懶）繩的鏈環，一個跟一個連着哩，要是脫了環，就拉不動這條船，也甭想走到共產主義社會！”年輕的女團支書聽了那個富裕中農的話後，馬上有力地說：“錢才是有些人的姑舅呢！我們是紅旗隊，要叫我們的紅旗，顏色更深一些，不能叫她沾上灰點點！”

羅明在沉靜地聽了一會大家發表的意見後，說：“全縣近千個生產隊都提出要向我們學習。學什麼？學石村人的志氣：窮，不怕，變窮為富。還有呢？就是共產主義風格。‘比學趕幫’，我們先進隊有這個‘幫’的責任！我們不在賣馬要錢。是要讓石堡人騎着快馬追上我們，我們紅旗隊里的聯手多了，那才是紅旗成林，人多勢壯，紅火熱鬧地奔社會主義，共產主義！這多有氣派！多有力！……田大爺說得好，我們一個石村拉不動社會主義的大船啊！同志們！要從大處想，往全國看，往全世界看，鼻子底下的路不寬展！”

經過一場熱烈地爭論，石村人終於用共產主義風格，兩匹馬兩次降價，還讓石堡隊戰勝困難，度

过难关后，分期分批地給石村队付款。石堡队的支书来了，他又再次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我算真正看到了石村人的风格！”他感动得說不成了，“同志们，我们石堡队一定会赶上来的，你们的风格鼓舞着我们呀！”

勤快的石堡人拉馬来了，张力把两匹馬牵出馬棚，只見它們昂首闊步，“咳咳”长鳴，好一派雄健的气魄！千方百計在追赶着石村的有志气的石堡人，一定会乘着这雄姿英发的快馬，揚鞭飞赶石村。石村人滿怀信心，他们坚信：紅旗队里边，一定会出現石堡队的。

果然，张力气魄十足地挑战了：“石村兄弟！我們的馬头要和你們的打一打并并呢！”

罗明坦然地应答道：“你这话說的沒气魄！打一打并并算什么！赶过我们去，才是好騎手。不过，不要乐，我們的馬腿也不是紙扎的！”他回头对着围看的社員們，問道：“你們說，对嗎？”

“对！我們的馬要插一对翅膀飞了！”

这就是新近发生在石村的一个小故事。在石村，这是十分平凡的事；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农

村，这也是极其平凡的事。然而，你不觉着它散发着耀人眼目的光彩么！

〔內容說明〕

这个故事以飽滿的政治热情，歌颂了先进队——石村生产队的共产主义风格；同时也贊揚了石堡队不甘落后，坚决追赶先进队的革命精神。

在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中，石堡队是石村队最强劲的对手。他們之間的一个差距，是石堡队的牲畜远远赶不上石村队。

为了赶上石村队，石堡队向石村队提出买馬的要求。

石村人，尤其是石村的贫农下中农，为了耻兄弟队快点跑进紅旗队的行列，作了卖馬的决定。

卖什么馬？要什么样的价錢？这是故事描写的中心問題。

为了卖馬，石村队連着开了党支部会，贫农下中农会，社員大会。經過民主討論，他們不但决定挑出两匹岁口輕、体壮的公馬，卖给石堡队，而且前后两次降价，由每匹一千六百元一直降到八百元，最后还决定耻石堡队分期分批付款。石村队这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，使石堡队非常感动。石堡队支书曾再三地說：“我算真正看到了石村人的风格！”

石堡队怕亏着兄弟队，提出“每匹一千元，我們拉；再低，我們不要。”石村的人却說：“每匹八百元，再高，我們也不卖。”

买馬的人嫌价低，卖馬的人嫌价高；买的人要一次付款，卖的人要分期分批付款。世上哪有这样做生意的！可是，在我們社会主义的新农村，这却是很自然、很平常的事情。这种互相帮助、共同前进的表现，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本質和伟大意义。

石村队为什么有这样高的风格？那是因为石村的貧农下中农有高度的阶级觉悟。他們和石堡的貧农下中农，在旧社会，是一条蔓上結的苦瓜；在今天，同走一条道，同拉社会主义的大船。他們認識到，一个石村拉不动这条大船，只有千千万万个石村，才能拉着社会主义大船向前奔！从这里我們看到了石村絕大多数貧农下中农深厚的阶级感情，和建設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。他們志在农村，胸怀全中国、全世界！

石村队的个别富裕中农的态度，与貧农下中农的态度却形成了鮮明的对比。他們好象只看到錢，只顧个人眼前的利益。因此，对帮助邻队的事，有抵触情緒。貧农下中农从团結的愿望出发，对他們进行了原則性的批評和帮助，是完全正确的。

这个故事題材好，写得曲折起伏，能引人入胜，发人深思。

（阿 丁）



五姑奶

刘老康

